

著书人语

## 重绘一种上海肖像

关于我的《上海记》

| 汗漫文 |

近期,我的散文集《上海记》,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。它以对街衢、河流、建筑物的空间勘察,作为切入点,记录其中的光阴流变与人物命运,融历史记忆与当下经验为一体,呈现一座城市现代性构建之卓绝、烟火万象之多彩,为上海绘制肖像。

自一八四三年开埠,上海就被一代代写作者持续表达,从韩邦庆、周瘦鹃、施蛰存,到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、丁玲、张爱玲,再到王安忆、孙甘露、金宇澄……

他们,或鸳鸯蝴蝶一样绚丽抒情,或风刀霜剑一样犀利剖析,或静水深流一样从容叙述,使上海在不断更新的描绘中,次第呈现出混血、多元、壮阔的城市肖像。如同巴尔扎克的巴黎、契诃夫的圣彼得堡、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、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,上海,同样因作家们的杰出表达,拥有了“GDP”“人均收入”“消费指数”等数字概念之外的生命力。

一个不被文学表达的城市和时代,没有存在感和尊严。

在上海幽暗的街角或闪光的江岸边,游客徘徊,寻觅王莲生、吴荪甫、白流苏、方鸿渐、王琦瑶、沪生、陈千里、马立克等人物的来踪去脉。虚构的人物,让一座城市的人口增加若干,以真实不虚的个人命运,承载起时代的信息和情感。然而,那些小说人物的原型与源头,那些真实生息于上海的人们,从江湖英雄、贵族后裔,到广大无名的市井凡人,同样值得进入作家笔下,获得文学表达。散文或者说非虚构写作,同样是上海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,不能被遮蔽、被忽视。

一百多年来,众多记者、作家、学者,通过调查等手段,对上海进行多维度的探析和记叙。陈丹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她从早期个人经验出发,用细腻文笔,记录上海的“金枝玉叶”“风花雪月”“红颜往事”,让我乃至每一个异乡游客,走在外滩、南京路、淮海路,眼前就浮现若干人物形象,街道上的景观

就有了不一样的风致和力量。

前辈及同代作家的书写,为我的言说,提供动力、参照和标高。惟有以充满难度的写作,克服惰性和庸俗,方能面目一新、孤然独在。

我在2000年移居上海,也是自青年进入中年与暮景。自幼生长于上海的本土作家相比,我是一个迟到者、异乡闯入者。相当长的时期内,我屡屡做这样的梦:分不清南阳旧房子和上海新家的轮廓,混淆门外道路的名字。焦虑中,一下子醒来,也需要五分钟左右,才认清眼下这一张床的处境,确认一个姓名与一具身体之间的对应关系。

对上海的街衢与郊野,对这座城市的过往与当下,我需要一一辨认,建立方位感和总体性,才能安心定神,把异乡变成故乡,克服漂泊感。“如何写上海?”其实,就是如何书写位于上海的我。“如何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上海书写?”其实,就是如何区别于我既往的言说。“修辞立其诚”。只要忠实于当下经验,一个人的文字就迥异于他者,为上海书写增加新的可能性。

新世纪初,李欧梵的《上海摩登: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(1930—1945)》,引入大陆出版,成为我认识上海的一本重要读物。它,与本雅明的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一书,分别以上海和巴黎为对象,共同思考“城市的现代性构建”这一主题。李欧梵与本雅明,用这两本书提醒我:去捕捉隐伏于城市景观内部的灵魂——旧灵魂如何消退、隐匿,新灵魂如何艰难破茧而成蝶。

在上海,空间也是时间,空间也是人物,是人物的行动、命运和情感。人与人、人与自我之间,种种的纠葛,离不开空间的促动和化解。此一空间中的故事,若置于另一空间,就绝无滋生的可能。

我流连于那些公寓、街道、花园、咖啡馆、河边,想象从前的男女,如何在某种空间里,面对一己的疑难、共同的命

运:江西路上,走过诗人邵洵美及其情人项美丽;宝庆路三号花园中,贵族后裔徐元章以颜料和舞会,消磨余生;安定坊五号,一座小楼,翻译家傅雷沉浸于笔下的浩荡江声;昆山花园路的一间租屋内,作家丁玲眺望延安;康定路暨南大学教室里,作家郑振铎讲述最后一课;长乐路上,周信芳演唱西皮流水,饮者在“公路商店”酒铺内彻夜欢歌,赵小姐在花店里遐想未来……

写作就是招魂,招引那些鲜活的灵魂,重新回到空间这一躯体中来。

李欧梵说:存在两个上海,一个是老上海,一个是现代性构建中的上海。《上海摩登: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(1930—1945)》,主要书写后者。其实,新上海植根于老上海,两者相互纠缠,也就阵痛汹涌。而新上海永远未完成,每一代作家须为此而接力书写。

或许,一个作家,只能写出属于自己的“一种上海”,必须写出区别于他者的上海,否则无意义、没必要。正如李欧梵书中第一章的标题,就是“重绘上海”,重新绘制关于上海的肖像,那就显然不是照相般的还原。他,以及其他的“上海重绘者”,都在启示我:惟有以不凡笔力,创造一种杰出的上海,文本才有价值。

我以《上海记》,整合城市记忆与个人经验,大约片面、主观,也就有可能保持锋芒和深情——笔尖般的锋芒,墨水般的深情。我与上海,构成相互辨认与对话的关系,彼此见证和纠正。上海与我,也就不同于二十年前各自的样子,因对方的存在而略微完善吧。

在这座海边城市,汹涌的云团、密集的街巷和丛生暗疾,酷似山水画中的飞白、枯笔和墨痕斑斑,恰好呼应于我的白发、皱纹和老年斑。

重绘一种上海肖像,就是重绘自我。

《上海记》,汗漫 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,定价:62元

品书录

## 拥抱生命的春天

| 许桂林 储福金 文 |

都说今年是暖冬。屋外窗前的银杏树被季节的调色板轻轻一抹,便让人仿佛走进了一个金色的梦境。大自然里黄黄的银杏叶,静谧而唯美,正如我们走进了张明达先生的诗集《桑榆歌行》,从那里感受到每一片落叶都讲述的时间的故事,感受到时间的静好与温柔。

张明达先生与共和国同龄。他一辈子从事小学教育工作,业余时间写诗作画,在事业与生活的大花园中辛勤耕耘,现在竟为我们捧出了这么一本情景交融、寓情于景的华美诗集。诗集共分七个章节,充满了个人的风格和浓郁的文化气息,表达了他对理想、美和爱的追求和向往。

在《岁月流韵》篇里,他写湖边晨景,写垂钓情趣;写丰收美景,写弈棋闲情;春夏秋冬,全在笔下一一展现。尤其是“沾水荷花斗清渠,满堂涟漪暑气收”的寥寥几笔,更使江南的荷塘水色清凌凌地如在眼前。在《千姿百态》篇里,他咏十二生肖的笔墨,众生百态,千姿不一。他写原上

草:不与绿树争高低,不惧风雨烈火烧。使人很自然地想起白居易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。在《旅程行迹》篇里,他咏颂祖国的壮美山河,他叹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他把江南水乡描述得如诗如画,诗里行间真的是“满眼秋风彤山野,曾经血色燃此处”。在《亲朋情深》和《节日抒怀》篇里,作者更是饱含深情,不仅描写了“孙儿跃跃乘船舫”的儿孙情长,而且描写了“相濡以沫携手行”的金婚幸福;不仅歌颂了师生之间的情意绵长,而且回顾了每一个中华庆典的喜悦和辉煌。最难能可贵的是《节气吟咏篇》。现在能把二十四节气记全的年轻人已经不多,但张明达先生却用细腻的笔端,为我们奉献了每一个灵动且蓬勃的节气。正如他的诗所说,“新芽竞艳从今始,明媚风光东君送”“四季春先旺,全年皆顺畅”。在《晨间祝辞》里,我们未见其人,但闻其声,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情意,满满的思念,人间情谊,如同流水,无不一一展现,给人以浓浓的暖意。

诗言志、诗寓情、诗感时,他的诗是积极的、健康的、美好的、自然的。

吟诵张明达先生的诗,一种清新、灵动、轻盈,弥漫着人文和哲学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的诗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之美、人性之深,充满了独特细腻的感情。他的诗句语言生动,画面感强,显示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思考。

张明达是一名老三届,他的夫人张鹤平是我们在上海读中学时的同班同学。平时关系融洽,微信中经常互动,因此,对张明达先生有所了解。他下过乡,吃过苦,生活和时代磨砺了他,同样也造就了他诗人的气质。今天,他能捧出这本青春似火的诗集,实际上就是他展现给我们的最完美的人生答卷。

宋代诗人苏东坡有诗说: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,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是的,不管是走千走万,张明达先生在人生道路上仍是少年。他用他的诗显示了青春再造的活力,并用这活力,深情地拥抱着生命的春天。

上架新书

陈彦青著  
《故色中华·中国色彩十二题》  
山东美术出版社 268元



本书通过十二个专题,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色彩的形成演变、地域特色、文化寓意等方面内容,分析了传统色彩在日常生活、艺术创作等领域的具体应用,以及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。

扬之水著  
《名物研究十二题》  
中华书局 108元



本书深入研究了古代家具、花瓶、香品等器物的名称用途及其历史演变,揭示了名物学的研究内容、方法和功用,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扬之水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,长期从事名物研究,著有《诗经别裁》《先秦诗文史》《古诗文名物新证》等。

潘向黎著  
《人间红楼》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79元



本书以现代审美、女性视角,探讨了《红楼梦》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,呈现了《红楼梦》里的悲喜、爱恨与聚散,辨析了书中人物的清浊、高下与性灵。

于葵著  
《山河岁月·回望林徽因》  
人民文学出版社 148元



本书依据独家所藏家庭档案,通过细腻而生动的笔触,展现了林徽因在建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,以及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非凡才华,追忆了林徽因在家庭生活中的温馨往事,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跨越时代、光影交织的林徽因人生画卷。